

語言學論叢

第四十八輯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014037399

H0-53
27
V48

CSSCI 来源集刊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第四十八輯)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北航

C1725393

H0-53
27
V4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论丛.第48辑/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10342-8

I. ①语… II. ①北… III. ①语言学—丛刊 IV. ①
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504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语言学论丛

ESSAYS ON LINGUISTICS

(第四十八辑)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342-8

2013年12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16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4 1/4

定价:49.00元



北航

C1725393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主 编：陆俭明

编 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贝 罗 贝	丁 邦 新	郭 锡 良	何 九 盈	何 莫 邪
江 蓝 生	蒋 绍 愚	鲁 国 尧	梅 祖 麟	平 山 久 雄
裘 锡 圭	唐 作 藩	王 福 堂	王 洪 君	王 士 元
余 霭 芹	郑 锦 全	朱 庆 之	邹 嘉 彦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保亚 董秀芳 耿振生 郭 锐 李小凡 宋绍年
汪 锋（副主任）王洪君（主任）詹卫东

本辑执行编辑：陈保亚

编 辑 助 理：张静芬 刘 文

《语言学论丛》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目 录

试论汉语中的 h- 化音变	孙景涛 (1)
论厦门、漳州、潮州方言鱼韵字的读音层次	曾南逸 (23)
现代汉语语篇主题性第三人称代词回指分析	李 榕 (49)

汉语名名组合的语义解释规律和释义模板库···	魏雪、袁毓林 (72)
汉语认识情态词“应该”用以表达传信意义	乐 耀 (106)

台湾新埔四县客家话舌叶音的产生

.....	黄菊芳、江敏华、郑锦全 (140)
北方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的类型学考察	李子鹤 (167)
广东省饶平话动词变形重叠式考察	郑伟娜 (189)
吴语人称代词复数标记来源的类型学考察	盛益民 (204)
鲁中莱芜方言“XX 子”式子尾词	吕晓玲 (227)

论《中原音韵》东锺庚青之“两韵并收”	张卫东 (238)
从敦煌吐蕃藏汉对音文献看藏语浊音清化	李建强 (258)
《诗词通韵》研究	陈 宁 (274)
即：从位移到让步	李计伟 (297)

汉语名词和动词的神经表征

.....	李平、金真、谭力海著，高诗云译 (314)
名词和动词在中英双语者大脑中的神经表征	
.....	杨静、谭力海、李平著，关思怡译 (336)

2 语言学论丛(第四十八辑)

论清代北京话..... 太田辰夫著, 陈晓译注 (352)

ABSTRACTS (提要) (369)

CONTENTS

A Discussion on Debuccalization in Chinese.....	Sun Jingtao (1)
On the Phonetic Strata of <i>Yu</i> (鱼) Rhyme in Xiamen Dialect.....	Zeng Nanyi (23)
The Thematic Third Person Anaphora in Chinese Texts.....	Li Rong (49)
On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Rules and Paraphrasing Templates of the Chinese Noun Compounds	Wei Xue, Yuan Yulin (72)
The Chinese Epistemic Modal Verb <i>Yinggai</i> (应该) Can be Used as an Evidential Strategy	Yue Yao (106)
The Emergence of Palato-alveolar Consonants in Sixian Hakka in Xinpu Township of Xinzhu County	Chu-Fang Huang, Min-Hua Chiang, Chin-Chuan Cheng (140)
A Typological Study of Disyllabic Tone Sandhi in Mandarin Chinese Dialects	Li Zihe (167)
A Study of the Partial Reduplicative Verb Form in Raoping Dialect.....	Zheng Weina (189)
On the Source of Plural Markers in Wu Dialects from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Sheng Yimin (204)
Words with the Form of “XX子” in Laiwu Dialect	Lü Xiaoling (227)

4 语言学论丛(第四十八辑)

- A Study of “the Same Characters belonging to Two
Rhyme Groups” of *Dongzhong* (东鍾) and
Gengqing (庚青) of *Zhongyuan Yinyun* (《中原音韵》)
..... Zhang Weidong(238)
- A Study of Devoicing of Tibetan Voiced Consonants Based
on Dunhuang Tibetan Transcription Documents
..... Li Jianqiang (258)
- A Phonological Study on *Shici Tongyun* (《诗词通韵》)
..... Chen Ning (274)
- Ji*(即): From Motion to Concession.....Li Jiwei(297)
- Neural Representations of Nouns and Verbs in Chinese:
An fMRI Study..... Li Ping, Jin Zhen and Tan Lihai (314)
- Lexical Representation of Nouns and Verbs in the Late
Bilingual Brain.....Yang Jing, Tan Lihai and Li Ping(336)
- Beijing Dialect of Qing Dynasty..... OTA Tatsuo(352)
- ABSTRACTS (369)

试论汉语中的 h- 化音变^{*}

孙景涛

提要 基于方言及文献材料,本文旨在揭示并说明汉语方言中普遍存在的 h- 化音变。这种音变由语义虚泛主导,尤其多见于口语词第二或末尾音节。总体来看, h- 化音变不靠语音条件,只在一定程度上钟意于送气声母。

关键词 方言 音变 h- 化 语义虚化

1 引言

由于语义虚泛或曰义欠凸显,语音或可出现趋于轻弱的多种变化,主要体现在韵律与音段上面。本文拟探讨因应语义虚泛的辅音变 h- 问题。辅音变 h- 又称除去口腔阻塞化 (debuccalization), 指各种辅音趋同于 h- (如果该语/方言没有 h-, 则趋同于 x-^①) 的语音变化。变 h- 可以是常规音变, 比如, 在四邑粤语中, 中古透母 (tʰ-)、定母 (d-) 平声和部分上声字读作 h-。(詹伯慧 2002: 141) 但涉及更多辅音的则由意义虚泛引发。本文重点讨论后一类音变, 统称 h- 化。此前笔者曾撰文 (孙景涛 2010) 进行讨论, 但很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材料不足, 很多实例湮没于历史文献和方言口语而未得揭示。为了将探讨引向深入, 我们遍检整部《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 1999), 此外又实地调查多种方言, 搜寻材料, 征以文献, 横纵比较, 力求揭示 h- 化音变的方方面面。

^{*} 笔者 2011 年秋学期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センター任兼职研究员, 其间曾以本文初稿就教于中心同仁, 王洪君、李小凡、郭锐、陈保亚、李娟、叶文曦、汪锋、詹卫东等先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文章投稿后又蒙匿名审稿人惠赐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本项研究得到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研究基金的资助 (项目编号: SBI09/10.HSS07)。

2 h- 化释例

由于 h- 化不是单纯的以类相从的语音变化, 语义语法因素亦在其间扮演角色, 所以要确保分析合理, 就应围绕涉及 h- 化的语言单位(主要是双音形式)进行, 从语音、语义、语法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下面分析所得调查材料, 先出条目, 然后是发音、释义、例句等, 最后是分析讨论。所用材料全部标明出处, 未标出处者则基于笔者实地调查。

2.1 p- → h-/x-

填乎, 辽宁大连 [t^hian³⁴ xu⁰], 给人好处, 贴补。“他辛辛苦苦挣的钱全填乎他儿子了。”(许、宫田 1999: 6384)

填乎, 哈尔滨 [t^hian²⁴ xu⁰], 贴补; 从经济上帮助: 你填乎他这么些年也是白填乎, 人家根本不领你的情。(李荣等 2002: 4666)

填护, 山东长岛 [t^hian⁵⁵ xu⁰], 用实物报答。“你把东西都填护给谁了?”(许、宫田 1999: 6384)

填活, 银川 [t^hian⁵³ xu⁰], 偷偷给; 白给: 那老婆子有几个钱净填活了丫头了。(李荣等 2002: 4666)

这几个双音形式的读音用法基本相同, 应该同属一词。从构词成分看, 前字意义相关, 后字殊不可解。《朱子语类》卷十七: “悠悠度日, 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 只见没长进, 如何要填补前面?” 清代王士禛《池北偶谈·谈艺一·梅村病中诗》: “受恩欠债须填补, 纵比鸿毛也不如。”二例中均有“填补”一词, 与“填乎、填护、填活”相比主要是第二字声母有 p-、x- 之别, 后三例第二字轻读或增添央元音(银川话“补”读 pu⁵³, “填活”之“活”读 xu⁰)则可理解为“补”字身处扬抑格后位的语音调节。从意思上来看, “填补”是补偿的意思, “填乎”等词与此一脉相承。由此看来,

它们应该同出一源，由于后字意思不够凸显（这一问题后面还要讨论），因此发生 h- 化，p- 变成了 x-。

这一推断还可从平行实例中得到支持。山东苍山话有“填补”一词，意思是点补、垫补，后字有两种读音，既可以是 pu^0 ，也可以是 $xu^{0②}$ ，清楚地显示出由 p- 变 x- 的过程。

2.2 f- → h-/x-

方言中常有非、敷、奉母字读 h- (x-) 的现象，如闽方言以及并州片吕梁片晋方言。这是以类相从的音变，与此处讨论的 h- 化有所不同。

蚂蚁在河北顺平话中叫做 $pje^{11} xu^0$ （别虎），实即“蚍蜉”。“蚍”字房脂切（重组四等），与毗、貔、琵、枇等字音韵地位相同，普通话读 p^hi^{35} 符合发展规律。顺平话“别虎”的前字与“蚍”字声调相同（该地阳平调读 11），声母韵母相近（声母读 p- 不读 p^h ，可能是因为该方言没有 p^hje^{11} 这个音节），因此， pje^{11} （别）应该就是“蚍”的当地方音。再来讨论第二字。“蜉”字与“浮、涪、桴”皆缚谋切，普通话读 fu^{35} 合乎发展规律。这三个字在顺平话中读 fu^{11} ，可以设想“蜉”字有一阶段亦当如此。后来，因为单字义不大凸显，又处在第二音节位置上^③，f- 发生 h- 化而变成了 x-，声调亦同时变成了轻声。

蝙蝠在汉代称作服翼、飞鼠、老鼠、蠃蠃、蝙蝠等，现代方言仍然名称繁多。下面列举源于“蝙蝠”的九个实例，依照“蝠”字以及相当位置上声母的不同而分为两组。材料取自许、宫田（1999）。

(1) “蝠”字以 f- 为声母

- a. 蝙蝠子 江苏苏州 $[pi^{44-41} fo^{4-34} ts_1^{52-21}]$
- b. 夜蝙蝠 山西吉县（中原官话） $[ie^{53} p^hiæ^{33} fu^0]$
- c. 檐蝙蝠 河北石家庄 $[_c ien \text{ } ^c pi en \cdot fu]$
- d. 檐蝙蝠子 山东诸城 $[_c iā \cdot piā \cdot fu \cdot ts_1]$

(2) 相当于“蝠”的位置上有 x- 声母

- a. 夜别蝠 河南洛阳 [iɛ³¹² piɛ⁴⁴ xu⁰]
- b. 夜蝙蝠 甘肃兰州 [iə¹¹ piə⁵³ xu²¹]
- c. 列蝙蝠 乌鲁木齐中原官话 [liɛ⁴⁴ piɛ⁵² hu⁵²]
- d. 檐巴虎儿 天津 [ian³ ·pa⁵ xur]
- e. 檐蝙蝠儿 辽宁大连 [ɿian⁵ pian⁵ xur]

“蝠”字在第(1)组实例中读 f-。“蝠”字方六切,读 f- 合乎规律。在第(2)组实例中,相当于“蝠”的位置上是 x-。比如同属胶辽官话的山东诸城话是 f- (1d),而大连话则是 x- (2e),x- 显然是由 f- 变来的。

“蝙蝠”的语义结构模糊不清,第二音节出现了 h- 化音变。

“赶大车的”陕西合阳方言说 tɕio³¹ xu⁰,记作“脚户”(邢向东、蔡文婷 2010: 175)。“X 户”可以指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或家庭,但这里更有可能是“脚夫”,这是一个宋代以来相当常用的双音词。肩挑背扛本是脚夫的基本工作方式,后来虽有赶着牲口或者套上大车的,但供人雇佣从事搬运的性质并未改变,故仍然可以称作“脚夫”。“夫”字合阳话读 fu³¹(阴平),因处于第二音节位置,且因整词表意,语素义不复凸显,于是出现 f- 变 x-。

2.3 t^h- → h- /x-

表示不整洁、不利索、丢三落四,方言多有“邋遢”(北京话 la⁵⁵ t^ha⁰;河北顺平话 la⁵⁵ t^haj⁰)及类似说法儿。这些说法儿发音相近,尤其是第二音节的声母,大都是 t^h-。不过,同是这个形式,有的方言是 x- 不是 t^h-。例如,在河北望都话中,表示这个意思说 la²¹ haj⁰(参看李田光 2003: 163),第二字是 x-,应是声母 t^h- 发生 h- 化的结果。

2.4 l- → h-/x-

熟活,河北望都 [su¹¹ xuo⁰],熟悉,熟识。类似形式见于多个方言,

如：熟和（山东聊城、莘县）、熟化（山东聊城）、熟滑（山东淄博）。（许、宫田 1999）这些形式应该由“熟络”变来。“熟络”一词早在明代即已出现，小说《山水情传》第九回：“卿云这日也觉文思熟络了，亦是一挥而就。”阮大铖《燕子笺》：“若是乍会的，又不该如此熟落。”均是熟悉、熟识的意思。“熟络”与上引方言诸例意思相同，应有词源上的联系。“熟络”是口语常用词，“熟”字容易理解，“络”字语义不够凸显，因而有 h- 化发生，l-（络）变成了 x-（活、和、化、滑）。

数划，山东淄博 [su⁵⁵⁻²¹³ huɑ⁰]，训斥，责备。（许、宫田 1999: 6715）明清小说多见“数落”一词，如《红楼梦》第六九回：“邢夫人听说，便数落了凤姐儿一阵。”^④“数落”的第一字跟整个词的意思有关系，第二字则关系不明，因此有 h- 化发生，l- 变成了 x-。

“杓儿晃儿”及其类似形式（如粤语的“角落头”）几乎遍及所有汉语方言（许、宫田 1999: 2140—2141, 2819—2821），而且，几乎所有这些形式的第二音节都有 l- 声母（徽语是 n-）。但是，在山东平度话中，“墙杓儿晃儿”（墙角）的发音是 [ts^hiaŋ⁵³ kar⁵⁵⁻⁴⁵ xar⁰]（许、宫田 1999: 6749），“晃儿”的声母是 x-。这个 x- 是 h- 化音变的结果。

“礼”的上古音是 *lidx（李方桂）、*rəjx（蒲立本），中古音是 lei（李荣）。厦门话“礼”字仍是流音声母，读作 le⁵¹，（见《汉语方言字汇》）再如，“礼数”读作 [le⁵³⁻⁵⁵ so³¹]。（周长楫 1993: 88）但是，双音词“回礼”（回门）读作 [he²⁴ he⁵³]（许、宫田 1999: 1970），“礼”字读 he⁵³ 不读 le⁵¹，原来的声母 l- 变成了 h-。

2.5 tɕ- → h-/x-

“舞爪”本指舞动爪子，《水浒传》第五十二回：“狻猊舞爪，狮子摇头。”现代北方话表示舞动、挥动，比如洛阳人会说“别拿着棍子瞎舞爪（wu³³ tɕwa³¹）了。”类似的用法亦见于山东寿光话，

如,“小孩在那里舞划($u^{55-213} \text{ xua}^0$)杆子。”(许、宫田 1999: 6861)不过,其中第二音节的声母不再是 $t\varsigma$ - 而是 x -, 这显然是 h -化造成的。^⑤

“动转”表示“(人、动物或能转动的东西)活动”,近代现代均很常见。元代关汉卿《五侯宴》第三折:“我这里立不定虚气喘,无筋力手腕软,瘦身躯急难动转。”《水浒传》二十六回:“喷了两口,何九叔渐渐地动转,有些苏醒。”《红楼梦》第九回:“说着,要起来,那知连日饮食不进,身子岂能动转。”《明清实录》乾隆卷之八百三十二:“副都统呼什图现患痰症。手足不能动转。病势甚重。”萧军《八月的乡村》三:“所听到的声音,是几个伤残的士兵不能动转的呻吟。”

与“动转”相似,另有“动换”一词。“动换”首见于15世纪初的《普济方》卷二百九十一:“涂于帛上子贴之。不得动换。疮口永瘥。”现代依然常见。如,《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标作 $dòng \cdot huan$, 例子是“车内太挤,人都没法动换了。”再如,据李田光(2003: 77),河北望都话有如下实例:1)“新县委书记一上任,好多科局长就得动换动换。”2)“这风真大,刮得那棵大树都动换了。”3)“我叫了好几声你就是不动换。”“动转”与“动换”用法相同或相类,差别仅第二音节声母存在 $t\varsigma$ - 与 x - 的不同。从年代上看,“动转”早出,“动换”晚出。从意义上看,“转”与整词相关,“换”与整词即使能说出些联系也相当勉强。基于这些事实,可以推知“动换”由“动转”而来;因应意义的不够凸显,第二音节出现 $t\varsigma$ - 变 x -, 改用“换”字是为了较好地表示实际读音。^⑥

2.6 ς - $\rightarrow$ h -/ x

“晌”字在中原官话、胶辽官话中多读 ς -, 但在表示晚上的“后晌”一词中读 x -. 例如,山东昌邑、潍县、安丘读 $xəu^{55} x\dot{o}^0$, 梁山读 $xou^{31} x\alpha\eta^0$, 临朐读 $xou^{54} x\alpha\eta^0$ 。山东聊城话“后晌饭”(晚饭)

说成 xou³ xan³ fan³。(许、宫田 1999: 2082—2092) 原来的 ς - 声母发生 h- 化, 变成了 x-。

“上”字用作补语也可以出现由 ς - 变 x- 的 h- 化, 例如, “摊上”在山东梁山话中说成 t^han³¹ xan⁰(许、宫田 1999: 6501), ς - 变成 x-。

2.7 s- → h-/x-

据《广韵》, “攞掙”指毁坏, 今读 la⁵⁵ tsa³⁵; “搥掙”指垃圾, 今读 e⁵¹ sa²¹⁴; “偈僮”指邈邈, 今读 t^ha²¹⁴ sa²¹⁴。^⑦在现代汉语中, 这几个音义相类的词语多为“l- s-”双音形式, 表示垃圾或者肮脏。表示垃圾, 广东海康话(闽语)是 lap⁵ sap⁵(许、宫田 1999: 7392); 梅县话是 lap¹¹ sep¹¹, 建瓯话是 lu⁵⁴ su²⁴, 苏州话是 lɿ²³ sɿ⁴(以上据北京大学 1995: 35)。表示肮脏, 建瓯话是 la⁴² sa⁴², 潮州话是 la²³ sap²¹, 厦门话是 lap⁵ sap³²(同上: 505); 福清话是 la⁴⁴ sa²¹²(许、宫田 1999: 3085); 闽北崇安话是 la² sai⁶(黄典诚、李如龙等 1998: 232); 闽北石陂话是 lau⁴⁵ sau⁴⁵(秋谷 2008: 329)。但是, 同样的语音模式, 同样表示肮脏, 在闽北将乐话中却是 la⁵⁵ xia²⁵(许、宫田 1999: 3085), 对应于 s- 的声母变成了 x-。“攞掙”及相类形式意义结构不甚明了, 但口语常用, 是以发生 h- 化。

除了读 l-, 闽语“使”字多读 s-, 比如在下列词语中: 使弄(厦门)、使势(福建漳平)、使空(贿赂)(福建福清)、使报信(喜鹊)(福建福安)(许、宫田 1999: 3430—3432)。崇安话“使”字也读 s-, ^⑧但是, “差使者”(衙役)读 tɕ^hae¹¹ xi²² tɕia²¹(许、宫田 1999: 4470), 其中“使”字读 x-, 不读 s-, 应该是 h- 化音变的结果。

2.8 k- → h-/x-

死皮赖花, 江苏扬州(江淮官话)[sɿ⁴²⁻⁴⁴ p⁴ i³⁴ le⁵⁵⁻⁵³ xua²¹], 死皮赖脸。这一熟语同样见于江苏东台, 其中末一音节既可以是

xua²¹, 也可以是 kua²¹ (瓜)。(许、宫田 1999: 1802) 用“瓜”喻指笨伯非常普遍, 用在这里意义相关, 所以本来应该是“死皮赖瓜”。进一步观察, “死”“赖”都不是好字儿, 整个意思大体已可预测, “瓜”的意思(瓜果义连同笨伯隐含义)就不那么凸显了, 因此声母发生 h- 化, k- 变成了 x-。

“屁股”在北京、河北方言中常有 [p^hi ku⁰]、[p^hi xu⁰] 两读。“股”的本义是大腿, 现代口语中不能独立运用, 意义虚泛, 是以声母出现 h- 化。

北方话表示“蜈蚣”的双音词多以“-l- k-”为其声母框架, 如河北顺平说 la⁵³ ku⁵⁵。在同属冀鲁官话的河北井陘话中, 这个词记作“拉虎”(许、宫田 1999: 3267), 声母框架变成了“-l- x-”。这显然是 k- 变 x- 的结果。

2.9 k^h- → h-/x-

摆霍, 河北望都 [paj²¹ xwo⁰], 摆阔气, 显摆。“他老爹多年积攒的那点家底, 都让他摆霍完了。”从近代到现代, “摆阔”一直是很流行的说法, 摆阔气、显摆、炫富的意思, 实例极多。晚清李伯元《文明小史》: “再说秦凤梧本来是个大冤桶, 化钱摆阔, 什么人都不如他。”在河北望都方言中, 摆霍、摆阔 (paj²¹⁴ k^hwo⁵¹) 皆说, 意思基本无别, 只是“摆霍”更口语些。“霍”与“阔”的分别在于声母的 x-、k^h- 对立, “摆霍”很可能由“摆阔”而来, “阔”的声母 k^h- 变成了 x-。

啼乎, 河北顺平 [t^hi¹¹ xu⁰], 出声痛哭。例如, “坟上有啼乎人的(坟墓前有对着逝者大声恸哭的人)。”“啼乎”应该源自“啼哭”(t^hi¹¹ k^hu⁵⁵)。“哭”可以单说, 而“啼乎/哭”则侧重失声大哭, 且多是哭诉。“啼乎/哭”与“哭”有别。另外, “啼”是黏着语素。如此看来, “啼乎/哭”倾向于整体表义, 单音成分的意义不大凸显, 于是“哭”的 k^h- 声母 h- 化为 x- (乎)。

在河北顺平方言中,被虫咬过的红枣叫作“蛆窟窿”,发音是 $t\phi^h y^{55} xu^{33} luŋ^0$ 。“窟”的声母 k^h - 变成了 x -。

垂困,湖南耒阳 $[ts^h uei^{35} xu\tilde{a}^{213}]$ 打盹儿。(许、宫田 1999: 3424)“困”在其他场合读 k^h - (罗兰英 2005),在这个双音词中变成了 x -。

陕西合阳话“鼻子”说 $p^h i^{24} xuoŋ^{31}$,记作“鼻□”(邢向东、蔡文婷 2010: 184)。未予标明的第二字很可能是“空”或“孔”。空、孔分别读 $k^h uoŋ^{31}$ 和 $k^h uoŋ^{52}$,与 $xuoŋ^{31}$ 相比声母有 k^h -、 x - 之别;“孔”字还有声调差别,但 $xuoŋ^{31}$ 是低降, $k^h uoŋ^{52}$ (孔)是高降,仍有一致处。此外,确实有方言将鼻子说成“鼻空”或“鼻孔”,前者如江西客家话(许、宫田 1999: 6868)、湖南城步苗人话(李蓝 2004: 110),后者如西南官话、徽语、湘语、赣语(许、宫田 1999: 6867)。综合这些证据,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合阳话中“鼻□”的第二音节原来读 k^h - (空、孔),后来发生 h- 化,变成了 x -。

2.10 g- → h-/x-

扩额,厦门话 $[k^h \phi k^{32} hiaʔ^4]$,凸额。(许、宫田 1999: 1831)

溜额,厦门话 $[liu^{21} hiaʔ^4]$,秃顶。(同上: 6698)

门额,厦门话 $[bŋ^{24} hiaʔ^4]$,门楣。(同上: 7166)

“额”的声母在中古上古汉语中均为后鼻音 $*ŋ$ -,在厦门话中变成 g-,如,“额尾”(余额)读作 $[giaʔ^4 be^{53}]$ 。(许、宫田 1999: 7166)但是,在上面列举的三个双音词中,“额”字读 $[hiaʔ^4]$,声母 g- 变成了 h-。

“额”在厦门话中有文白两读,分别是 $[gɿk_2]$ 和 $[giaʔ_2]$ 。以韵母为基准, $[hiaʔ^4]$ 属于白读,可知 g- 在白读的条件下变成了 h-。不过,白读不应是充分条件,因为“额”在“额尾”中是白读,但仍然读 g-,并无 h- 化。所以一定另有原因。从表达来看,扩额、溜额、门额如果换用普通话一般是没有“额”字参与的(“额头”